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八十一

橋道門

橋梁

橋梁之設所以濟不通也古之人所以啓閉從時者蓋城郭牆壘以爲閉而門戶道橋以爲啓閉與啓均之爲不可緩也然橋梁於道路最爲有功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橋梁猶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無日而無橋梁猶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無道路也蓋一日而無橋梁則道路有時而不通矣故凡達川澤之阻濟澗隘之嶮使斯人免褰裳之苦滿輶之病而得以之百里之千里而無留行者雖道路之功亦橋梁之功也彼蠢蠢之氓憧憧之徒曰南而南曰北而北以至于東西唯其所欲者豈知其力將岸革繫與空闊乃蒙此利涉之功哉或者不此之急而脫輶以濟人而亦甚勞矣

事類

造舟

方言浮梁也

達阻

司峻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因達道路者川澤之

阻則橋梁

澆梁楚伐隋令尹闢祁莫敖屈重陰道梁澆

澆之礼夏官水在義陽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左荊

州

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荆東至九江以

湧梁莫大於湧梁尔雅

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

渡紀年

荆東至九江以

爲梁而率牛

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

渡紀年

荆東至九江以

川不梁

單襄公過陳見石

一白六帖詩

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

橋于河春秋後傳

絕水爲梁

石有狐漢梁注

鞭石作橋

秦始

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

山石下海去不復鞭之流血齊地記

獨木曰豹

秦之橋曰榷亦

今謂之小橋曰杠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界內廣志

小橋曰杠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

月後至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

涉也徒杠小橋輿梁大橋孟子以弓擊水高櫂闕王有妃鷄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名曰東明東明善射王恐害其

國欲殺東明東明走至淹水魚鼈浮爲橋而渡

隅洞簾巾

莊生入山遇仙女爲妻父之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宮禁爲衛士所知追捕甚急逃還山中追者

在後一一見其妻告之

與婦人期

尾生一一不來水

一一成五色橋度崔

至抱梁而死荀子

與老父期

張良從谷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橫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恠跪曰諾五日明良往父

先在怒曰後何也冉往父又先在父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方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帝王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遂去不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漢本傳題昇倦

橋

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漢本傳

困中渭橋

帝文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

張釋之治問同縣人來聞蹕一橋下見車騎即走耳張廷尉奏

當罰金

張釋之傳

如從席過

趙充國治湟鄯以西道橋七十所令

枕上

從免冠請

薛廣德直言諫諍元帝祭宗廟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冠頓首請

宜從橋

云云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

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乃從橋

本傳

冠蓋闕

後

宗幸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縉紳之人——橋

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

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關樓絕水。

故云關橋門也。儒林傳序關樓絕水。

公孫述遣田戎等據

浮橋——立橫柱以一道拒漢兵。

飛炬焚橋。

車上募

述傳橫柱叢木以爲柱通監光武紀。

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慕而前時東風狂急

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

等乘勢殊死戰。

之風怒火盛。

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同七

據水斷橋。

蜀先

曹公所追張飛拒後

後漢崔亮渭水爲橋

象二公三公象也魏書。

利濟百姓。

後漢崔亮渭水爲橋

前理道會後行而橋穿。

舉杯勸預。

杜預建河橋于富平津。

足於是——魏志。

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

聖賢而不作必不可作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遂作

成上臨會——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

伐蜀作橋——浮——魏志。

屯汲造橋度——南阻清水

爲壘——浮——道河北以木函。

陽羨獺峴——縣前有大橋

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獺。

下有——將有兵動

獺出尤口西向而義興蛟死。

吞噉人周處執劒橋側伺久

之遇出於是縣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焉——

五丈馬跳——暮容垂與劉牢之戰晉

大敗車騎慕容德等引

兵要牢之于——橋牢之馳

立木止車——嘗過汴州刺史楊

德幹與懷恩名相埒。木橋新成，——中流一過，——者懷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邪焉用此？」德幹懃服。

孔帖累石

代柱 李昭德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洪機從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銹萬計。然洛水歲淙齧之，繕者告勞。

昭德始——銳其前廝

染立德從征遼師

殺暴濤水不能終自是無患

梁立德從征遼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

一維艦爲梁

李存淮晉軍據勝爲南北

橋一無詔行

染立德從征遼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

勢而河北無竹石存，乃以葦

李存勗壬午充進竹下一大一小，浮江莊宗大喜。

爭橋溺死

李存勗取其元濟，薄其蠻齊，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

——者數萬洛水為不流

李存勗取其元濟，薄其蠻齊，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

曲道

史思明自魏來，王師南潰，郭子

斷橋奏捷

李存勗取其元濟，薄其蠻齊，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

鐵

康承訓也。海州度賊至作——維以長組

殲賊

賊半度組絕，士溺死者不得戰。——之賦

——鼓鐵

蒲津橋每冬冰未合，春法初解，流澌崢嶸，纏綿不斷，航破無歲不有

開元十二載，授彼有司俾鐵代竹。——晉國之——法固官之六

齊結爲連鏘鎔爲伏牛，偶立於兩岸，襟帶於中潭，鏘以持航，牛

以繫繩，亦藉獻水物，奠浮梁，奔澌不突，積凌不隘。

張說贊

用三脚木

杜重威，朔州人。契丹滅鎮定轉運使。李谷教

青龍卧其上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

——橋上乃

去朝野食載

伏牛立於岸

見東郭大夫橋

張志

和築室越州

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

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創之人號。

見東都集

賢橋

裴度立第於里有

風亭水榭柳架閣唐舊史

覆車償民粟

王

四鎮皆有善政橋樑一民租一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一一爲治其橋扼河擊梁兵建及梁晉戰柏鄉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築則吾軍危矣奈河建及選二百人馳一一梁敗解去五代史唐臣傳

守珪北伐次染河萬凍泮以濟無梁猶一一爲橋——張或石橋銘閹戌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檄禁兵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南石橋
者天下之雄勝乃攀厥跡度厥功皆合於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汶水伊河諸州牙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戲制撲紛搖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施虎步雲構截險橫包粟流迥透坡軒造琳琅簇造敞作洞門呀爲石竈賒
莫筭盈一紀方就力將岸弟熟與空闢吞齊跨趙儼夜防晝月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鉅鍵據我宇宙謂之闕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山河領袖經途者安迷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
聖書傳二邊檄奉郵亭控送事物殷富文發前瑞朝趨禁轡心含水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舌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堯勦銘三橋敢告豪右

蔡謨石橋記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効累址于淵隴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貞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淳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前陽蔡襄爲之樂令識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記所作勒于岸左蘇軾何公橋

銘

天壤之間。小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鶴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

疾。惟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惟水之害。咫
尺千里。汚彼盪舟。蛙跳鷺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
此大壞。舞于盤渦。冰拆雷解。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雞犬相衝。胡
越莫救。允毅何公。其勇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
此百難。公心如鐵。匪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
負其子。疏爲玉虹。隱如金闕。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
載而出。驩呼闔道。抱其馬足。我歎其言。視此滔二未見剛者孰
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葉適利涉

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嘉叔和爲其知縣楊

後倪訖三十旬。用鐵九千六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樵望而民之市。皆趨

齊

要月

上

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

一橋矣。盡奔渡

爭舟。傾覆踰踴之患既免。而舟屋之富。墨肆煙火。與橋相望。不

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

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爲君酬

余病未暇也。叔和又曰。橋以未成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旣成爲

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囷。以待異日之缺。尚澑不足。雖然。縣

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筭而步析之。更二載。始得經界

之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無窮。而橋可恃

以常存也。願并著之。余卧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前

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鑿比太。效小

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爲笑。彼湊湊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

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
足以論。余贅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爲余言。縣

北山奕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
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晏返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
杖嬉嬉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詠歌
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志徒慨想而不能從也
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

朱弁橋記

造舟爲梁見於詩而杠榷猗
約雜出於子史若橋之爲名

則始於商而獨著於周書逮秦漢乃各冠以地或因水而稱

詩集

搖文

蜀水

勤纜轉錦花

躡絲虹

乘橋

伐竹爲

橋

結構同塞裳不涉往來通天高白

自知君不是濟川功合樹却笑千區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杜竹橋

驅石架

秦皇按寶劖赫怒振威神逐日

訓海右

滄津徵率空

官柳細

市橋

苦竹前

九寓作橋傷萬人

李白古風

飛橋

韓復

非閣

可居

屬幽逕柳

上架漢

飛橋

復非舟

船

非閣

可過

君欲問

橋方橋如

中流蜃氣

三江五湖口

也與天不隔

日月所飛

此作同上

南極誰

投此虹蜺

欲瀛兩間

厄

雜

東西渺然

自漫

侵北斗浩

浮

浮

南極誰

投此虹蜺

欲瀛兩間

此作同上

神所爲滅沒在須臾

晨興坐其上

傲兀至中冥

獨怜造化功

不謂因人力

今君持酒漿

談笑顧賓客

頗誇九州物壯麗

此無敵

熒煌丹砂桂璀璨黃金孽

中家不慮

始助我

皆豪殖

喟予獨不

可還當采民力

跨海鯨鯢

三百欄干鎖畫

行人波上踏

荆公垂虹橋

跨海鯨鯢

三百欄干鎖畫

中自是銀河接不必仙槎

八月濤

鄭毅垂虹橋

此龍亦驚

金背高路直鑿開

元氣白影寒壓破

大江豪

此龍亦驚

逃

群鯨貲鐵索。背負橫空覲。首搖翻雪江。

蟻不敢躋黃

平千柱。掛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隨奔溪。笑看遠岸沒。坐

覽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洲無堅稍。潦水輕推擁。

千年維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塗木白。以開鋤跡。

峯巒如鑿鐵。馬蹄岌々。二類鞭石山。

川非曾稽。嗟我父閣筆。不書帝

尾駕。蕭然無尺筆。豈駕飛空梯。探囊賴故侯。玉錢出金闈。父老

喜橐集。旨天下。一代極此百尺泥。殺散西村雞。似聞百歲前。

近湖有單車。畫無全携。三日飲不散。那知陵谷變。桂

瀆生共熟。後來勿忘今。冬涉冰過隙。蘇子瞻。西新橋。

索虹

千萬尺

老匠鐵手風運斤。一挾刃入千山。禿明堂。有柱不

跡。累重肉多飛。不得三洲水隔。不到山。惜得

平時塵土埋英雄。吾亦棄劍來游東。欲觀水盡朝宗海。安得身乘波

浪風。爲約它年可歸處。獨倚闌干不思去。季膺范

蠡不足奇。待我爲名千古歸。主逢原吳江長橋。

曉風千

里渡。跨海飛梁石成。瑤瓊雄如建業虎城峙。

勢若崇山蛇陣橫。脚底江濤時洶湧。望中煙嶼晚分明。

往來利涉歌遺愛。誰復題橋繼長鄉。劉彥冲洛陽橋。

關隘

古者門關所以譏禁非常也。故控扼嶮要，制咽喉者，關也。緘縢，甸服，守鑄玉畿者，關也。周置司閼唐制有上中下之差度者。本司給過所文書，出塞踰月者，給行牒，猶手給長籍。道客閱其裝重，然入一關者，餘閼不識。此設關之法也。然在境上者爲關，在閼內者爲市。周制自外來者，按其節而審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關，參相聯以檢姦猾也。後世非不防姦盜也，而姦盜愈生。非不察僞游也，而僞游者滋。至此犯門，斬關之徒鷄鳴狗盜之輩，詒刻符傳之流，如出入於蕩然無限之地，而關之爲關，非復周制之舊矣。不寧惟是禁民爲暴者，古之關也。取民爲暴，豈古之關乎？古者關譏而不征，自什一之外，它無問焉。後世偏介之關，暴征其稅，而門之賞，徒食其征門。關之法至是壞矣。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哀今之人思古之人，安得不爲之長太息。

董類

謹關

梁月

門關

先王以至日

門關

待暴客

重門擊析以

禁門

異服

識

蓋取諸豫易從諱

禁門

異言記王制

司貨賄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墨瓦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

商旅

月

復關

乘彼堦垣以望——不見復關泣涕連連既

見復

關

戰

大載言

關

君子

所近詩

紙

復關

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禮地官用符節

門閨期以反節禮地官符節皆有

孟

夏無索

一 開市一 嘴陽 敷教不難物也月令

凶年不租

年不順成閑梁不租礼

執禁以譏

閨一 謂譏呵察也記王制

無征猶幾

國凶札則閨門之征

禮謁闕以對

者數一 礼从敝闕則告

四方之賓客

爲之

禮司閨譏而不征

閨一 而荒則無征

國凶

門之

文仲廢閨

藏一六一 孔子曰不仁也

塞閘陽閨之屬凡六閨所以禁絕未游而啜乏塞

文藏紀斬閨

季孫攻藏氏一鹿門之

三藏紀斬閨一以出葬邾左襄二十三

自徐閨入

師從齊師于華癸酉陳子輦齊師敗績齊侯免

云云遂一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左成二

辟逆藏孫至于旅松

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左襄十七

馬無符傳欲出閨閨吏不聽此虛言難於奪貴

公孫白馬

龍常爭論曰非白人不能屈後乘白

也

老子青牛

先見其氣當遇聖人老子果乘一

薄

板車過

授喜三千言

俱之流沙列仙傳

雞鳴得出

秦昭王囚孟嘗君乃改姓

爲一一衆鷄皆鳴遂一一

雞鳴出客恐追至客居下座者能鷄鳴逃去

於秦秦王不

禮丹怒士歸夜至閨閨

未開丹

爲一一衆鷄皆鳴遂得

史記

爲法自敝商君亡至閨

不得舍曰商

君令舍人無驗者坐之下辱士歸竈成爲中尉抵罪髡鉗商君曰一一一史記言傳士歸乃解脫因一刻一出閑

一一漢本傳

仰而攻秦

九國常以十倍之地一閑

開而延敵

秦人一閑

一一九國之師逡巡而聞備亡盜楚漢旦日合戰力不敢進並賈誼過秦論敵會羽季父項羽素

善張良良與俱見沛公公曰吾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一閑者一一也豈敢反邪願伯明言高祖紀

先入者王

懷王與諸將約

定關中一一之是時秦兵

彊諸將莫西入閑獨羽然秦破項梁奮勢願與

沛公西入閑諸老將皆曰

云

燒函谷關

沛公西入武關居於霸上遣將軍閉

函谷關無內

項王項王大將亞夫至關不得入怒曰

沛公欲及耶即令家發薪

一束

欲一閑

門關門乃開

徙函

谷關

漢武時楊僕征南越有功耻爲閑外人帝爲

於新安三百里

本傳

置關用傳

景帝四年復立諸一出入

師古曰古者或棨刻木爲合符或用繒帛張晏曰傳信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

之乃得過謂之傳釋名曰過所至

關津以示之寫一通付關吏

本紀

除關無傳

漢文帝一用一

本紀

詔罷馬弩

漢一

關舊征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故曰罷白六帖

詔內粟車

宣一人以車載粟入

傳察僞游

一今之過

置關都尉

以

一

用傳出入白帖

籍內流民

一之

爲籍內之也

棄繩而去

問以此何爲追曰爲復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終軍初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閑關吏與軍繩繩

西游終不復傳還——軍爲謁者行郡國建節

買符

東出閼關史識之曰此使者乃前乘繡生漢本傳

以入

郭丹初之長安過死從死人陳兆入閼——函谷
關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乘使車不出閼舟自入閼後十二年不歸後如閼竟青

如本志

東觀漢記

請爲東封

隗囂將王元謂囂曰凡泥一大王——函谷關後

此禹出

但願生入

班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時也

同上

敢望到酒泉郡——玉門關後

西入秦關

馬周——

急守潼關

封常

傅連旅主人不之顧

本傳

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

請安

無兵

一夫奔突則京師危矣不如——仙芝從之

謁

歸壺關

苗晉卿潞州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

——望縣門趣步吏諫止晉卿以公前當下况父

資

母之邦乎

乃爲閼梁

韓滉爲浙東西觀察使聞京師未平——

——閼——

孔緯旣及行在緯策攻必反建言閼邑院狹——

——請率梁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兵至

——北戎入——之限曰松亭曰古北曰居庸而平州之東有

渝關實金人入寇之路凡此數關可以限蕃漢也而一夫守之

可以禦百官和奸臣知取燕而不知取燕之險燕之重以有閼

限之敵也得燕而無險之可守與不得燕何異况平州與燕山

異路當時金人但來歸燕東六州耳即未嘗盡解關內之地

而虜人自平州而入寇此乃議割燕山不明地理之故也

秦有二關

大散關仙人關箭苦關此韓人入寇之

崔融

徒關疏

唐武后時有司議閼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其畧

曰周官九賦其七曰閼市以市多滛巧而閼通末

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歛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日變法或致驟動恐南走鑾北走狄有如師興寶廣雖倍等商旅加歛齊人可也后納之唐史本傳

朱朴遷都議

古

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我實因之凡三百歲廣明巨盜陷覆宮闈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與鳳林爲之關南流潭環屈而流寓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革之棄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亂可興也

平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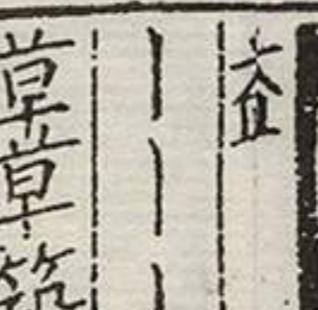


預雞鳴

高談先馬渡爲曉

掃蜂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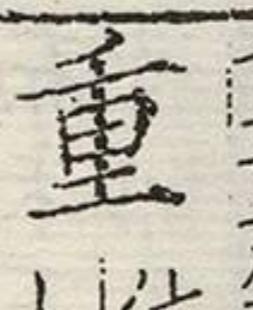
近靜潼關



萬丈餘

大城鐵不如
小城

一百二



休道秦關

連雲

飛鳥不能踰難難

晝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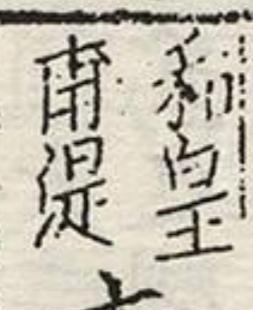


萬古一往來

胡

還避

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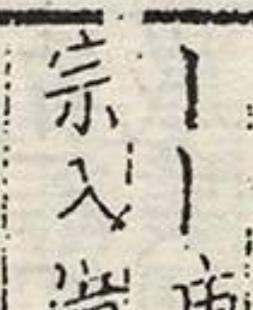
未可傍

一夫怒臨

萬

河曲遶城

霸峯直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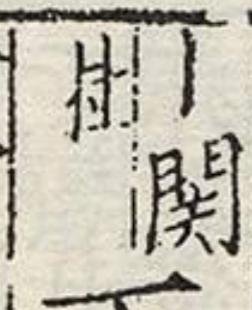


時清失險

一關

杜嶽門

石城除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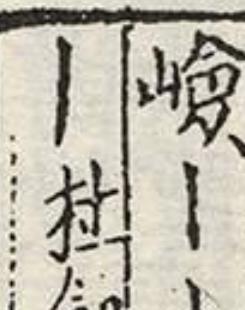


玉門吹度

長風幾萬裏

一劍門

惟天



延州城北戶

防猶可倚

杜劍門

關

西出無

杜劍門

關

故人

勸君更盡一杯酒

陽

留滯更解鞍

晨雞

關——行人——却上月明高處

立曉風吹面作清寒

劉季孫守閩

井

六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八

別集

津堠

按說文津水渡也堠小津也天下不能無江河故行旅不能無津堠津堠之置必有非橋梁所能盡通之者也故有風濤之嶮而車馬無阻於行色有天限之分而徒從不至於迷途彼此皆利濟之人往來無病涉之子此其爲功亦次

於橋梁者

事類

黃龍負舟

濟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

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祖龍猶蝘蜓禹顏

通點外紀

白魚入舟

武王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躍——王——中——武王俯取以祭

既渡有火自上伏於——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是時

諸侯不期而會

漁父乘舟

楚欲殺伍胥胥奔吳幾不得

津者八百——舟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

知伍胥之急乃渡胥解劍以謝之漁父不受

女子持楫

趙簡子南擊楚津

胥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

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

此妄願以鄙船易父之命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貞持木舟

遂濟——秦伯伐晉濟河——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自是津

執輿是知——長沮桀溺偶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夫執輿者爲誰曰爲孔丘曰——津矣語

解衣佐東

詳見疑義

感注

帆舟以待

羽垓下之敗，遂引兵渡烏江，烏江亭長

羽曰縱江東父兄撫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

以示形

制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也，輦洛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

下急進兵，收取梁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滻，杜太行之

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

諸侯

一

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高祖紀：「令持布錢」

王莽

民出入

以副符傳，不持者斬。」

王莽

厨傳

佩劍化龍

雷煥佩

勿舍

關津竒留。問是何人而停留也。」

王莽

之遂見兩龍而退。

晉張華傳

金鑄鐵爲牛

蒲津河橋

天下

皇詔

一十八頭柱二十四條連鑠，一條山架八所，牧人

王莽

八枚於中津分立亭。二有虹蜺之狀，實萬代之奇絕也。

紀異記

繩

又見摺上用南人舌相天下多事矣。邵氏聞見錄：

王莽

聞杜鵑不樂

邵第節步天津橋

——客

梁由

聞杜鵑不樂，問其故曰：洛陽舊與杜鵑不十年

王莽

厚青箱

佳錄：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蓋指南

王莽

衆人渡船，湧楊州瓜步洪州

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

詩集

轂棹問

我行倦風湍

——

回首過

津口

江欲平

二月頻送客，東津高適

——

海闊無滄

津

擲欲

乘槎

明河可望不可親

——

問津

更將織

——

戲問

垂綸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揖歌斜東魚龍偃卧高渚
花張素錦江草亂青袍

紅

北固京口

愁殺渡江人

王鼎浩然揚子津皇京口

郡

城樓下

通津柳嶺賦

接楊子江頭

楊柳春楊

楊柳春楊

風笛離亭晚

君嚮

瀟湘

風顛當斷渡

日日一渡

日暮

我嚮素

鄭公瓜洲渡

風顛當斷渡

日日一渡

日暮

閱過船

可西孟士無人識

津亭

路人但覺聽

聽

作禹騎先我當憑扶與禹

目看君飛矢射蠻魑

萬里長

長

紙半張五里都城

斜風細雨寒蘆裏

下有深潭黑鷗

渡船劣以

隔溪市井只咫尺安得飛墮於其間

大江風濤堪着力

小渡風

濤更無格

咫尺性命輕如毛只恐一毛猶不直

楊廷秀

天將天斬護

三不數殺凶百二

滄浪千頃片時間

天將天斬護

銀河爲瓊海

雙玉塔表

金山旌旗隔岸淮南近鼓角吹霜塞北

揚子江

過揚子江

市井

農也

按風俗通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遺也古者日中為市致民而聚貨以其所有者易其所无者

使農工商賈通功而易事則其利各有以相資而其業因得以不廢也自世道日降情偽日滋凡物有多寡之不齊則其價有低昂之不定人情有貪廉之不一則其直有增減之不常於是乎不可以无司平之置以智而詐愚則與巧取之謀以壯而凌弱則起豪奪之念於是乎不可以无奸虧之禁夫惟其司平在焉奸虧無所然後彼此交易各得其所吾見商歌謳工歌肆而農亦未嘗不退而歌于野矣此三代之風也

彼洪羊何爲者耶官爲九卿令吏坐市列販物以求利是未能平民之欲而已與民爭利也彼霍氏何爲者耶身秉國政奴客閭吏而曾莫之禁是未能樂民之競而已先民爲競也彼唐德宗何爲者邪專居万乘富有四海乃令宦者主宮市至閥物墨左而人莫誰何是又未能禁民之奸而奸已自上而出也夫太古遠矣三代不復見矣吁政教之陋一至於斯也

事類

買賣所

市

交易處

市恃也言——而退恃以不遺也

周易

俗通

貨鬻物

闡者市之垣闢者市之門肆所以陳——市

治教

同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大市日晏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

婦爲

市禁令

同讞掌憲——之——禁其鬪鬪者與其競亂

主禮

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寓游飲食于市者若不

可禁則搏而
群之同上

刑于市

掌戮凡殺人者賠諸
市肆三日一益

歌于市

舞

井詩

商願藏

市壘而不征法而不壞則天下

皆悅而於其市矣

童莫

欺

市不貳價雖五尺之

有易無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

一適市

或一馬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

財與利

市井相與言則

立

之平

一閑之市必

謂之壘

市中空地

神農爲

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祝融修

神農作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氏作市高陽氏棄市官不

脩

市古史考

大王居

別亭

所一有

舉

於市孟

晏子宅

齊景公欲更之曰子之宅

近市辭曰小人近市得所求

之利也左

宜僚居

熊屈楚聖先賢傳

張羔豚

孔子與閔子政三月

爲殉吳越春秋

張羔豚

者弗飾價

咬筆乞

食

伍子胥出昭閨

擊筑和歌

高廟離荆軻

人避仇

戰政

以博徒賣膠

毛公辭、遭戰

以處士隱於郢

鄭市毛公

荆軻所飲

既至燕

隱爲

薛高士廉

荆軻車所飲

飲於燕市

所造

吳市者

君立

木於南

法令既具忍人

不信乃一丈之——國都市南門懸金其上呂不韋著

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千金史

呂氏春秋

暴之咸陽市一千——有能增

一字者與之千金時無能者史

弘羊

吏坐

利前食

持所出貨

市——求

貨志

物及鑄書傳記笙

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諸

生朔望會此市各——其郡——物及鑄書傳記笙

磬器物相與買賣確容揖遜或議論槐下三輔黃面

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入市鬪交吏

陽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餕百賈

之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入市鬪交吏

不能禁及尹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餕百賈

畏爲吳門卒

梅福变姓名

於——市——賣卜成都

蜀嚴君平——

龜爲吉利害蟲人子言依於孝與閔

王充家貧無

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閔書洛陽

書常遊洛陽

市——所身自滌器

前司馬相如令文君當

賣——身自滌器

於市中

口不貳價

安市

韓康伯賣藥於長

安市

相慶

呂布殺董卓——相對欣喜歌舞皆賣家中珠瓊

皆號慟

衣服牀榻以買酒食——賀長安酒肉爲之踊貴

聞祐卒——罷市本傳

羊祜都督荊州卒州——正市

莫敢誰何

德宗時管

人

者主官市嘗置數十百人關物墨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

稱官市則——大率與直不償一諫臣交章列上皆不

納張建

封傳

墟市

虛戶

賣之注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吳賢良曰蓋

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

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

亦宜乎

柳童區傳記

文市

分寧縣本常州一一也嶺南村落有市謂之虛不常會多虛日

也西蜀曰痁音皆如瘡疾間日復作也江南人惡以疾稱故止

曰亥耳又荆吳俗有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謂之

徐筠水志

雨時少

嶺南村市一一一虛時間曰集

蜀有痁市

痁瘡之發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爲市喻也

青箱新記

劉禹錫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如

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遠余得自麗誰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來輓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跱如在闕闔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牽集作緯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緘文及素焉在几閣者疋彤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

細焉業于饔餗者列饗餚集作餚陳餅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條盃盃而懌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啖魚之生交輩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竒羸以游者坐賈顚顚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貧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集作冒非良苦於集作之非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僨寧詆欺相高詭能橫出鼓簧譁塗煙埃奮羶腥墨集集作疊巾履集作屨嚙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入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集作為守犬鳥烏舉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遠故著于篇

柳宗元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

貨視之必一本作以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覩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東縛鉗梏之鉗其廉坊梏姑沃切至有鬚鬚者力不

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漢官因爲己利

一本爲字上有以字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

中戶口滋耗少得自悅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彬州羌牧兒也行牧且羌二豪

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

市曰虛寄爲兒帝恐擇爲兒相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

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隙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

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駁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

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寧與恩无所不可市者良

父計曰與其殺是僅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寧焉

有無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

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燼火燒絕之雖勞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

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

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

二

白太府太府召視兒幼

願耳刺史頑証

董云音征又之盛切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

裳吏護還之鄉

二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

秦武陽二歲戰國東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

視史記云葬陽而討殺

一豪豈可近耶

詩集早休

山縣山市杜

暮宿淮燈火一家童僕

一一來城市瓶

日中合

旗亭出御道遊目暫迴車既非隨

中得酒還

日中集

市上杜

利競錐刀

常爭

黃昏故未踰

梁庾肩

宋小市買束薪

采采杜

百

不入襄陽市

古來賢達人

始得

終身棲郭門

李

不爭咸陽市

山谷

始得

魚菜稍尋羊豕町瞳行村落——市山谷博取魚蝦滿籃——樵人賣薪不買米

范遠瀟湘八

景山市晴嵐

墟市 赶虛人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柳編筐至申洲野橋

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柳編筐至申洲野橋

經亥

市山路一

張祐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十

別集

鄉里



同鄉

還鄉

輿地圖經

鄉之爲言向也。衆所向也。里之爲言止也。衆所止也。古者五十家爲一里。旁二千五百家爲一鄉。三二

百五十里之積也。至秦雖破壞先王之法。漢因之。十里一亭。一亭一鄉。迨至李唐。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里必繫於鄉。今古然也。然唐以計租庸調之所出。漢以攷戶口之稀稠。周人亦以制軍賦之所從入。而風教未嘗不興焉。故敬敏任恤

之書。於閭孝弟睦姻之書。於旌德行道藝之書。於黨。攷於州而後興於鄉。此周人之教法然也。自十里一亭。積而至於十亭而一鄉。乃置三老以賊教化之事。此漢之教法然也。若夫唐則食祿之家。无得爭利。工商雜類。无預士伍。其所以崇仁

義而抑貨利。教法又爲如何也。是知里以七爲美。而鄉非莫不以親睦之爲貴。豈非服從教化。乃君子之所尚者乎。彼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互鄉難與言。則雖童子見焉。而不能以无惑。鄉里詎容若是。不淑哉。吾夫子所生之鄉曰魯昌平鄉。所居之里曰閼里。而當時薰夫子之德。染夫子之教。而化爲賢人君子之帰者。豈不皆生夫子之鄉。居夫子之里者。而况乎生夫子之鄉。又居夫子之里耳。孰乎夫子之謹。數日習乎夫子之容。見得以餐其和。而茹其教。抑又何幸也。然鄉與夫子同里。與夫子同而化爲仁人君子之帰。未足以見聖人德化之盛。里不與夫子同鄉。又不與夫子同。而化爲賢人君子之帰。亦未足以見吾聖人德化之盛。蓋當時之天下尊之後。壯之天下仰之。皆慕而爲賢人君子之帰。則吾聖人德化之盛。於此而後可見也。然則孰從而求之。鄉黨一第。蓋可俎見。

事類

鄉射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

記鄉飲酒

酒

鄉飲

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記

廬

凡國野之道十

里有

廬

有飲食札地官遺人

不巷

鄉有

鬪

一鄰二一者被髮綏冠而往

稱鄉原

萬子曰

一鄉皆

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孟

原人焉尤所

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无斧也刺之无

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

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撝之賊也酌鄉人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

孟子

鄉三物以

大司徒掌

教万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德禮樂射御書數周禮司徒

鄉五

物

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只衆同上

知王道

爲酒食以鄉黨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易易也記鄉飲酒

之易易也記鄉飲酒

以厚其別也記曲礼

五十養

凡養老云云

於鄉

六十杖

於鄉

同上

於

五十州

賓

一爲鄉使之

於鄉記王制

相一周禮司徒

於鄉

一命齒

於鄉

正

奈何去

國君去

其國止

之曰

一社稷也大夫曰

墳墓也記曲礼

父

宗廟也士曰

一

不敢杖者出

鄉人飲酒

斯出矣語十

君子居

山

不恭敬詩小弁

之所植已尚不敢杖者出

鄉人飲酒

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子貢曰禮居是里者友其士之仁者語十五邦大夫不非其一家語里

仁者仁焉得知語四爲美擇不外鄉達尊天下有達尊三德一齒爵一朝廷莫如爵鄉一爵

黨莫如齒輔壯

長民莫如德

鄉人讎立於阼階語十朝服而

鄉大夫仁之

政教禁令立於阼階語十鄉大夫仁之

鄉善士仁之鄉之善士孟

里社鳴仁之鄉之善士孟

此有聖人春秋傳贊譚巴云春

無何有遊於

朋二爲里黃帝畫墾之鄉莊子

分州得百里之國方區八家爲井井一爲隣隣三爲朋

里五而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通監外紀

九州爲鄉周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

之相愛四族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

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於黨恂恂也似不能言者

語十使之相賓禮

孔子一曰吾行

關黨童子一見門人感子曰

去魯遲遲也去父母之道也

孟子一難與言一見門人感子曰

如也

互鄉童子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語

不遇

勝母曾子至孝不

入朝歌墨子非樂同上

謂毀鄉

校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一子產曰一如何子

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

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

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左襄三十

不棄鄉好吳為邾故將伐魯問

於叔孫輒二對曰曾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

弗狃公山弗狃白非礼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

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注以其私怨惡廢里之一八年

東里

子產爲命云云東里在兗州即閼里

居之故宅也漢晉春秋所

里有大樗

樗里子注樗木名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高誘注云疾居渭南之陰鄉其

里子紀年又有謂

史本傳

里名深井

嚴仲子使韓政相仇累

而往哭之曰是軼深井里韓政注深井縣之一本傳

高唐縣駒

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歌

西河千木

木

隱而西河羨李陵降唐登科記發閭左戍秦二世元年秋七月漁陽九百人注師古

而隴西慚

唐登科記

發閭左戍秦二世元年秋七月

漁陽九百人注師古

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立粉榆社

漢高祖少時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故

後人用粉榆

有粉榆鄉

粉榆鄉名郊祀志

徙居陵里

萬石君

冠蓋里

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間雕墻峻宇閭里填列漢

宣帝末

其間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

十人同日大會荊州刺史行部

並本傳

見之敕縣其里爲一

國相孔融深敬

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也鄭君好季實懷明德苦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

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晏蕡公潛光隱耀壯嘉其高皆

悉稱之然則四者仁德之正號

小人三事大夫也今

宜

改高陽里

荀氏舊里名西豪穎陰令以昔高陽民有才子八人一其里曰孔門六帖

號君子鄉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有望廬而反有盜者不辨刑罰勿使

王彥方知之一所居爲

有昭君村

王昭君生於峽州

有綠珠

江

綠珠生於白州有

鑿井得銅

閻生龐公一並六帖

探樹

得環

晉王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祐九世並

得此物祐即詣鄰人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

兒所失之物何故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

氏子即祐之前身也

本傳得其心人得綠珠一吳

疾之如讎

何曾陵駕人物鄉閨

一何琦一隣鄉

一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焉

晉中興書

豐約與共

之晉中興書

文武表名

范柏年漢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

讓泉足以入

漢末黃巾起到傅昌聞施姓

名曰鳳閣任子嶺天下賢

人今作一其鄉邪

君有何穢

齊劉繪爲河東相居

里繪嘲之曰

而居穢里

號曰鳴珂

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爲

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騎從

盈闕一所居坊

里號曰居巢

劉子玄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

六人俱有名其鄉曰

孔六帖

高陽里

所居坊孔六帖

同鄉

持羊酒賀

盧結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同日生里中

兩家交壯學書又相愛也高祖起沛結以客從入漢爲將軍

後盧藏茶封爲燕王漢本傳分肉食均貧好讀書里中

社平爲宰——甚父老白善陳孺子之爲宰平爲宰——甚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本傳

沛公騎士

麾下——適

定國呂子

尹翁歸召拜東海太守過辭

里中子酈食其傳欲屬託——呂人相如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時蜀人楊

兩人本傳

呂

人相如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時蜀人楊

得意爲狗監侍上讀子虛賦而

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司馬——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呂子嚴助

朱

臣吳人也詣闕上書久不報會——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鄉人所知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

之既至帝覈之允對曰臣之——也出說

鄉人所作

張紘見摘柳枕麥其文作爲賦陳琳見之

張子綱——吳志

管

邴同縣華歆與——原相善管邴

邴同縣人也及遷遼東而子魚不與安史同閭思

明與安祿山同

有月日評

許勃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用輒更其品題

故汝南俗——題浦葵扇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五萬安

素取其中者之價增數倍

聞其賢

韋貫之或薦之京兆尹李寶舉笏示所記曰此其

姓名也與同里——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

喜以告昌子今日詣寶而明日賀至矣寶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罕識其向

五代崔彥遠亂寓居于

喜以告昌子今日詣寶而明日賀至矣寶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罕識其向

五代崔彥遠亂寓居于

北

渭臺不遊里巷十餘年入一曰鄉人也

越公遇內史薛公

梁貞明三年辛甲科

文中子禮樂篇

即鄉人也

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

與先君康節遊

宣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

有

如道李之尊當以康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晝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溫公也問其故矣曰司馬比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

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父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患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候伯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却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父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乍復開碧伊清洛

遠萦廻林間高閣望已父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

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廻爲罰誤君凝望父萬花深處小車

來聞

蘇子瞻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真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

草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天聖以前孝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今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汚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姦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盡象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農立表下漏鳴鼓以

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
止惟一人之聽鼓之而不至二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
而會之因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苗而草衰則
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
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
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
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
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
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苟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
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因
守居之比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
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
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父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处而不能道其詳矣彭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者豈非上有

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大有損益也然且
錄之今吾州之俗獨能累世而不迂蓋耆老昔人峩弟之廉而
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
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
酒酣舉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子瞻謝范舍人書

軾聞之古人民无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
之人文章之風推漢爲盛而貴顯暴奢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倡
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駒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
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曾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
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
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李校菴息天聖
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嗟嘆觀者塞途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

暨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肇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丙剏又以遠邇且蜀之郡數十某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率于礼部者凡四五十八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无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祖如王壤又甚遠矣某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閽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

朱元晦縣學藏書閣

以賓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湏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廢焉

樂

春

秋

孔

孟

氏

之

籍

本

末

相

湏

人

言

相

發

皆

不

可

以

一

日

廢

焉

者

也

蓋

天

理

民

彝

自

然

之

物

則

其

大

倫

大

法

之

所

在

固

有

不

依

李文忠公集卷之二

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万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矜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无所敢爲而忽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孝子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孝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而過之者則遂絕孝捐書而相與駁鬬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啟發源流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白藏書而未有以藏甫田林俟處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太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某故邑人也而

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季，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季弟猶捐其書以相語，感歎父之一日，遂相率而踰門，謂其盍記其事。且曰：「近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季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季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以一言曉之哉？其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生，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某无所辱也。顧父兄子弟之言，又某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季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於後之德於无窮也。是爲記。

黃直卿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

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辟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礼之器也。脯醢肴脅，礼之用也。此觀礼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礼王於敬，勝則爭之，則離聖人制礼必濟。

之以和，和勝則讀之，則慢聖人制礼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礼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宴請坐，爵樂无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礼之大义也。此所以亲睦乡閭而息陵犯争讼之风也。降洗降盥，潔也。辟降辟洗，遜也。父坐于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卒，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饌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献，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闋睢葛，覃卷耳，齐家之义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义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义者，又非但可以亲睦乡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无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为礼以教人，凡为乡人者皆知此义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礼乐廢墜，乡人之群饮者，未嘗廢。豈飲食侈供帳，悅聲伎，恣歡噭，教侈也。導淫也。恣慾也。无非所以敗人心也。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

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則吾友趙君卽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忘於古。其爲邑於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率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礼成有欲紀其儀節而錄之木者，屬予爲之序。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

詩集

坐深里敬杜坐

下漸入鄉

似參差

多宋百家

相過人不知

云云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

相送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

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杜過南鄰。
賓客兒童喜，街食堵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船恰受兩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一柴門月色新。

杜南鄰

俟至自相賀韓合江亭

代曲江老人

阮郎迷

里巷元

虎兒

連

舊風俗

杜課伐木

離還歸非無指，灞渭陽

春微生芳耕吾土死也埋吾陂

文爲韓寄崔

爲語長者

德齒敬已占城

思鄉

樂府集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自非草木必有知，有知之屬

莫不知愛其類。嘗觀禽獸之爲物，至微且賤也。一失其匹，喪其群，越月踰時焉，猶必反而巡之。過其故鄉，則曰翔焉鳴號焉，蹢躅焉，跕躅焉。雖至於燕雀，且有啁噍之頃然後，乃能去之也。矧人爲萬物之靈乎？弃墳墓離親戚而去之他國，閱歲時之滋久，悲風物之非舊，幾何而能不動故里之思？此古人於觴咏之間，未嘗不爲之勤矣。

樂所生子曰樂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

其一自

禮不忘本古之人有

言曰狐死正首

胡不歸

式微黎侯

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丘仁也記擅弓

胡不歸

式微

式微

乎中露式微

式微

式微

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詩

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云云我思肥泉

之

我心悠復篤言出遊以寫我憂

注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

諸侯父母終忠歸寧而

此而長歎須漕南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

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詩

操楚音

操楚音

操楚音

儀爲晉所爇晉侯與之琴遂

操楚音

操楚音

晉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釋之

操楚音

操楚音

爲越吟

楚人莊烏仕

楚人莊烏仕

越人莊烏仕

楚人莊烏仕

楚人莊烏仕

立新豐

太上皇不樂閑中

太上皇不樂閑中

豐沛一爲

高祖還過沛故人父老諸母子弟

高祖還過沛故人父老諸母子弟

三輔舊事

三輔舊事

三輔舊事

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起舞恍慨立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豐沛吾所

所生長極耳又曰萬

歲後吾菟裘猶思一自痛去家之齒八十八

貢禹上書曰臣禹大馬

大馬

三千里誠恐一旦墮仆不能自還骸骨棄捐孤菟

願生入

三千里誠恐一旦墮仆不能自還骸骨棄捐孤菟

不歸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無所恨

願生入

不歸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無所恨

關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

玉門一馬上琵琶

漢送

公主念其行路怨慕使知音者於夜中胡笳石在晉陽爲

劉琨字越

劉琨字越

一彈一以慰傳元琵琶賦序

以慰

以慰

胡騎圍數重一奏一賊流淳歡欲有懷土之情向晚復吹

劉琨嘗避亂塢壁賣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

色

胡騎圍數重一奏一賊流淳歡欲有懷土之情向晚復吹

劉琨嘗避亂塢壁賣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

色

笳吹之爲出塞入塞東頭竹條

障機在洛忽思

一一一

六聲群胡垂泣而去

東頭竹條

障機在洛忽思

一一一

且中尊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因辟爲大司馬東西糧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

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

乃思——菰菜——羹——魚鱸曰人生貴得志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

悲思求歸

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鑿巖院肇入天台

而同敗人皆謂之見幾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覓少健下山

得澗水飲之並潔洗望見蔓菁菜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

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

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所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

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惟設

七寶瓊瑤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

日

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仙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

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自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

止宿行夫婦之道畱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

真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天氣如適常如二三月百

鳥哀鳴——甚効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得還

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柄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

晉太康八年失二

人所在續齊諧記

得自此歸

陳季卿江南人舉進士長安

僧不值憇於火閣有終南山翁亦僧行父之壁間有寰瀛圖季

卿尋江南路歎曰——不悔無成翁曰此易耳起折階前

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此則如願季卿熟視見

舟甚大悅然登舟其去極速旬餘至家異聞錄願見白

雲

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
一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周

傳舊懷舊都

河東吾土也家出漂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

柳子

烏孫公主歌

先是漢使獻馬願得尚漢

厚書

烏孫公主歌

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內

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牛以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一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吾常士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鸝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綺給遺焉漢西

域

劉跋蜀舍銘

蜀郡王萬寓鄭傍其居曰蜀舍持餘杭

傳劉跋蜀舍銘朱俊民所爲記過湏城劉跋而請銘爲之銘曰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否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二年白蓋峙峩峨眉耶橫筇簪鉢茹飯蹲鷗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龜公廉索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陰棲陽魏吳越璀璨裴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

石

詩集

馬依北風

代一飛

鳥巢南枝

越一

故鄉離下菊

日爲誰開江總

蝴蝶臺中家

一

萬里

誰能久京洛

染素衣謝元暉

祇是說家

崔塗

鄉

如何連曉語

韓退之

歸心折大刀

杜

黃色見歸

期

眉間

夢短不到家

一夜九起嗟

榮鄉

鄉好

輿地提綱

于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愧山以仙而名水以龍而靈鄉邦以有人而榮從古然也夫士君子之得志也豈但欲以功名富貴而驕人哉彼其心若曰李

不用則已用則爲泰山爲北斗使李者无不矯首而起敬才不奮則已奮則爲景星爲鳳凰使斯人无不拭目以顧觀向也爲諸老先生之所推而今也能有以懾其心向也爲愚夫孺子之所輕而今也能有以折其氣威圭袞裳高牙太纛紙其末耳彼有忠不足以事君澤不足以及民功不足以施於小丈夫耳曾是足以

事類

佩印

秦字季子六國相一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嫂何前

倨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但見季子位高金多秦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竟能六國相一可

衣錦

項羽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見秦皆已燒殘入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一夜行

駟車來迎

漢朱買臣吳人武帝拜爲會稽太守初買臣免

懷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首邸者寄食拜爲太守衣故衣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醉，大呼曰：「誕妄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拂陳列中庭拜賀。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司馬相厩吏乘一馬，買臣遂乘傳去。

弩矢前驅同上。與臨

印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

令。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小挑之。文君夜亡歸，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一錢不分，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褲，滌器於市中。因蜀人楊得意爲狗監，守上言得召奉賦爲郎。其後，言印衣冉駙者可通爲郡縣，上以爲好。年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印。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三組李鄉漢武帝以筆書數責樓船將軍楊僕曰：「卿不識漢天子以爲龍。」將軍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

以交懽同上。

三組黑注銀銀印也。黃金印爲主杖，節還鄉。後魏董徵以儒

爵都尉、樓船將軍梁侯三印故云三組。徵以儒卒累遷安州刺史，因述職過家，置酒高會，乃云：「腰鎗返國。」昔人稱榮。

云胡不樂誠子弟曰：「此之富貴，眠自天降。」乃勤

率所致耳。

衣繡畫行魏張允爲雍州刺史，太祖曰：

「時人榮之。」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還宋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

書游制曰：「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焉斯辰。」元忠至

鄉，竟无所賑。

施議者短之改所居里。

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甘謗里爲

高陽。——**號所居鄉**。

劉仁軌進爵爲公子，及兄子受上柱國。

柱里

同上。

白襴謁令五代馬全節初徙廣晉，過元城衣

同上。

敬桑梓

里必式

入一礼問必步

門一溝渠

必敬

桑梓惟桑與梓一
恭止詩

齊景公欲更妻子宅云云
注旅衆也左傳

故爲樂矣

高祖詳見前思鄉

輒加厚恩

力武幸南陽進幸汝
南南頓縣會置酒會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

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通監本紀

對按不

食

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

入里必趨

萬石君從居陵里慶

及諸子一一至家望里門而步

張湛爲馮翊告歸平陵
主簿曰明公位尊不

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

望縣門輒步

苗晉鄉爲太守嘗入壺闕

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示子孫不忘

王師範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

固簪師範嘗更挾坐拜廷中乃出咸

諫不可荅曰吾一一一本也

與耆老相樂

司空圖每

歲時祠禱鼓舞闔閭里

不宜自剽殘

韋城翟讓爲盜李勣往從之說曰鄉壤一

或者喜以告

詳見前同鄉內

自崇德散步

見前同鄉即鄉

人也歐陽公畫錦堂記

汪學士畫繡堂

記前志林論司馬相如之非

司馬長卿始以污行不齒於蜀

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迺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輩詩人致

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志林

詩集

懿親會

復此——而——人事——官爲本府當

身榮因得還

鄉任野情自發田園今作主每逢耆老不呼名舊遊寺裏僧應識新別橋邊樹亦成——多一詩更好將誰相送上山行張籍送楊少尹

塞閭里

鞍馬僕從——自可——豈

韓惟門戶榮曾

道路光

里門每入從千騎賓

亦晶

錦

衣還

曰日——家樂鶴主供榮——歐

——同上

非張

美名

古之人富貴歸於本郡縣譬若衣錦游白晝自光綺不

太守章或在使者傳散樵忘故窮賸器掩前賤所得快恩仇聚惡任矯——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羨茲予來舊邦意弗在矜衒以疾而量力懼莫稱方面抗表納金節假守冀鄉便帝曰其汝俞建纛往臨殿行路不云非觀歎溢郊甸病軀諸少休先寵遂完繕歲時存父老伏臘潔親薦恩榮孰與諧襄劣愧獨擅公餘新此堂夫豈事飲燕亦非張美名輕薄詫紳弁重祿許安閑碩已常兢戰庶一視題榜則念報主眷汝報能何爲進道確无倦忠義聳太節匪石鳥可轉雖前有鼎鑊死耳誓不变丹誠難悉陳感泣對筆硯韓圭書錦堂詩

豈誇故里

白首三朝社稷臣壟叢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

馬猶迎舊使君——止軒裳——已將鍾鼎勑元勲不湏授簡平津客好李平津自有文歐陽永叔寄題相州榮歸堂

名紙呼先輩

君恩兼喜拜維桑路入家山道更光春色殿前初脫白秋風隴上見焚黃偏留

喜着藍袍到故鄉科第孝思俱已遂却經効棧莫淒涼

萬昌言送楊可及第遠鄉

風采照鄉

問

蘇

真剛不作鉤

包孝肅據合肥人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爲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至真無終

爲棟其守正不回如此名流西隱都不將爲

事

見前同鄉即鄉人也往

